

明初南京天坛分合祀的变迁

邢致远 邢国政

(江苏省文物局博物馆处 江苏南京 210005)

In early Ming period, Zhu Yuanzhang reformed state god-worshipping ceremony. The ceremony went through a lot of changes until finally combined heaven and earth worship together.

Key Words: Nanjing Altar Separate Sacrifice Joined Sacrifice Roundish Mound

内容提要 明初朱元璋对国之大事的社稷行礼制式,经历了由南北对峙的天、地坛分祀制到合天地为一坛的合祀制,其分、合坛的建筑布局亦各不相同。

关键词 南京天坛 分祀 合祀 圜丘

中图分类号 K928.7

文献标识码 A

600多年前,南京光华门外的东南一带是一处规模宏大、庄严肃穆的建筑群——南京天坛。此天坛是由明初开国皇帝朱元璋亲自规划的。永乐十八年朱棣迁都北京,又仿南京天坛建筑样式新建北京天坛。之后历经100多年的南京天坛便在风雨飘摇、战火纷争中日趋衰败,以至于毁坏殆尽。根据史料附之实地踏勘,仍可遥想当年祭坛建筑的宏伟之貌。

明初,南京天坛的规制实际上经历了分祀与合祀两个时期。对于天、地两个神主是采取天坛、地坛分开单独祭祀抑或将其二者合在一起共同祭祀的问题,在明朝以前各代早已有分歧。朱元璋建国伊始,欲创永世不变之典,乃集群儒以议之,而后确定采用南、北郊分祀天地的制度。

分祀天地时期的南京天坛

南京天坛的正式动工兴建是在丙午年十二月甲子(1367年1月17日)朱元璋亲祀山川之神时宣布的。历时8个月的紧张施工,于吴元年八月癸丑(1367年9月3日)圜丘成,在京城东南,正阳门(现光华门)外,钟山之阳。方丘成,在太平门外,钟山之北。〔按:天坛、地坛在明嘉靖十三年前称圜丘、方丘。笔者为了行文方便,天坛系指整体建

筑群,圜丘仅指圆形高台。〕此后,朱元璋又在洪武四年三月丙戌(1371年3月19日)对圜丘进行了一次改建,直到洪武七年七月更定从祀仪礼之后方告竣工。而初建与改建的圜丘在形制上是有所不同,其主要尺寸之变化见“分祀时期南京圜丘尺寸对照表”。以下仅对分祀期间南京天坛的建制加以综述。

分祀时期南京天坛的建制按使用性质可分为两组:一组是以圜丘为主体、坐落在圜丘南、北中轴线之上,由南向北有:东西甬道,东、西牌楼,望祀殿,南外棂星门,南内棂星门,二层圜丘,北内棂星门,北外棂星门,天库以及附属建筑物。二组是位于圜丘之西的斋宫、钟楼。

甬道、牌楼:甬道横贯南外棂星门之前,牌楼位于横甬道之东、西,遥相呼应,巍巍壮观。

望祀殿:位于南外棂星门与横甬道之间,矩形九开间。是洪武二年八月甲申建造,以供祭祀期间,如遇风雨则在殿中行望祭之礼。

棂星门:圜丘被两重矮墙所环绕,内墙平面呈圆形,外墙平面呈方形,以附会“天圆地方”之说。墙的四面均设有棂星门,正南三道,东西北各一道。内外墙直门均铺有甬道,数目与宽度都与棂星门相同。

圜丘：位于两重矮墙之中，是天坛之中最重要的建筑物，朱元璋于每年冬至日在此祭天。它是由上、下两层的圆形台子所构成，台面与台脚都用琉璃砖砌成，周以琉璃栏杆，四面皆设有九级台阶，南面三道，东、西、北各一道，与棂星门相对应，以供祭祀者陟降。外墙、内墙、圜丘的高度由低到高，设计者利用人们视线的差异，使一座原来低矮的圜丘，通过两重不等高的矮墙的烘托，变得高大宏伟，祭祀者每当登坛犹如缓缓步入云天，给君权天授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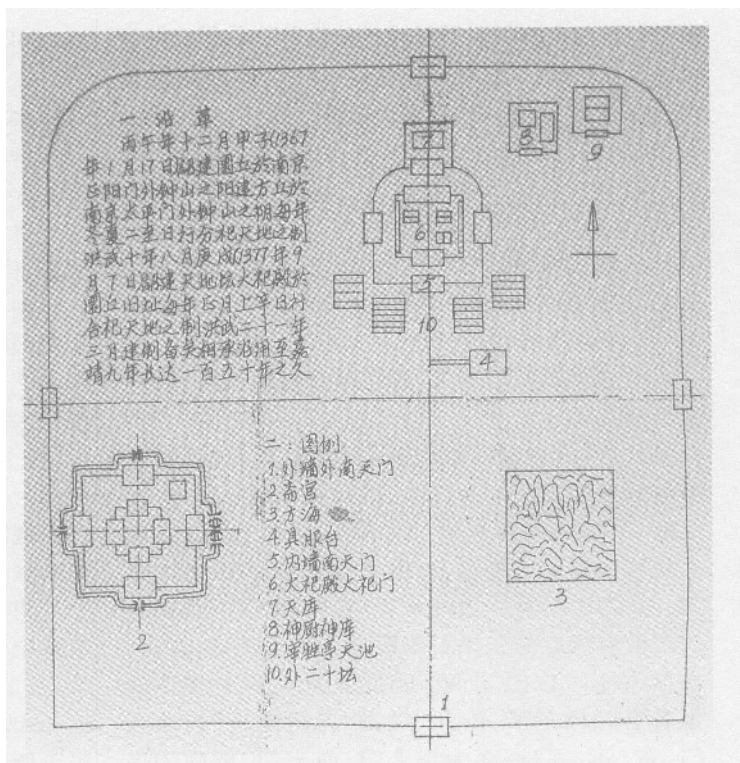
天库：位于北外棂星门之北，矩形五开间，座北朝南。平时供奉着昊天上帝神版，祭祀期间则将神版移到圜丘之上，进行露祭。

燔柴炉：位于内墙之东南。高9尺，阔7尺，以琉璃砖砌成的圆形炉子。其东、西、南三面均设有台阶，以便陟降。祭天时用以焚烧正神位的供献物以及礼毕焚烧“祝版”、“玉帛”等物。按洪武六年制定的燔柴仪，在祭天之前，预先宰好并刳净一头犊牛盛放在容器中，置于燔柴炉之右，待皇帝起驾，太和钟鸣响，即刻点燃炉火。皇帝到御位后，将犊牛置于炉火之上烧烤起来，犊牛被烈焰烧烤时散发的异香随熊熊大火直冲云霄，昊天上帝闻到香味便降临人间，与皇帝进行通话，听取往年的汇报并授予来年的旨意。炉火持续燃烧直到典礼完毕，君权天授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实现的。

更鞋室：更鞋室有二，一为皇帝更鞋室，位于南外棂星门外之东。一为执事官更鞋室，位于南外棂星门外之西，都是临时性的帷幕结构。按洪武八年十一月制定的大祀脱舄（鞋）仪，典礼前一日，以席铺地，上设帷幕。祭日，皇帝及执事官升坛前皆入帷幕之中更鞋，而后依次祭坛。

附属建筑物：位于外墙外之东北隅，有一组附属建筑物。它们是：厨房5间，西向，用于制作祭品。库房5间，南向，用于贮存祭品。宰牲房3间，用于宰杀祭牲。天池1所，用于刳净祭牲。

斋宫：位于圜丘之西，座西朝东。洪武三年五月建造，专供皇帝大祀前夕斋宿之所。平面呈方形，前正殿，后寝殿，殿左右又有小殿，分别用作厨房和浴室，殿之间均有步廊相连。四周建有围墙，墙外又以深渠环绕。围墙四面均设有棂星门，东棂星门3道，门前为桥3座，横跨深渠之上，余各设



图一// 明初南京天地坛大祀殿示意图

门1道，桥1座。围墙内外还设有将士宿卫之所，以为守备。按洪武六年闰十一月审定的祭祀斋戒礼仪，凡祭天地，正祭前5日午后沐浴更衣出居外室，次日早百官观誓戒牌，次日告仁祖庙，退居斋宫，致斋3日而后行事。

钟楼：位于斋宫东北，楼上悬有洪武六年九月戊午铸造的太和钟。规制：仿宋景钟，钟高8尺1寸。祭祀时，皇帝起驾，钟声鸣响。皇帝登坛，钟声即止。礼毕，皇帝升辇，钟声重鸣。回宫乐奏，钟声又停。

合祀天地时期的南京天坛

分祀天地期间，朱元璋精诚专一，不烦其劳，率领诸臣，冬夏二至日周旋于南北之郊，九年之久。然而结果如何呢？上帝皇祇无动于衷，风雨不时，灾异迭见。洪武三年六月的一场干旱，逼得朱元璋下令宫内全部素食，并且亲自四鼓起身，素服草履，徒步南郊，铺席露坐，虔心祈雨，昼曝于日，顷刻不移，夜卧于地，衣不解带，麦饭蔬食，三天三夜。更有甚者，每至斋戒，阴雨连绵，终日不开。原因何在？朱元璋经过长期思考，悟出了其中的奥妙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人君事天下犹父母，不宜异处”，怎么能让父母分居在南北两郊呢？况且“京房

有言“郊祀鬼神必天道雍和,神乃答,若有飘风骤雨,是为未善”于是就在洪武十年八月庚戌诏改建圜丘于南郊,“举合祀之典,即圜丘旧址为坛而以屋覆之,名曰大祀殿。敕东师韩国公李善长董其工”。

改建工程在李善长的悉心董工下,历时一年零两个月,于洪武十一年十月落成。之后又于洪武二十一年三月进行了一次增修。至此,明朝大祀的郊坛建制就这样确定下来,并且一直延续到嘉靖九年(1530年)。

改建后的南京天坛是由两重围墙所环绕,史载外墙周回9里30步,合今制5232米。但从目前所见的3处遗址,即东南隅、西北隅以及北面部分城基残址实地踏勘的结果,周回在3500~4000米之间。外墙四面各有卷门三洞,南、北二门坐落在大祀殿的南北中轴线上,称之为外南天门、外北天门。东、西二门称之为外东天门、外西天门。外南天门之前有相应的三条石砌甬道,中曰:神道,左曰:御道,右曰:王道,道两旁稍低处为从道。内墙四面也各有卷门三洞,南北二门称之为南天门、北天门,东、西二门称之为东天门、西天门。墙内为内坛,是天坛中最重要的部分。由大祀殿、大祀门、东西两庑、步廊、四从祀坛、燔炉、瘞坎等组成。

大祀殿:大祀殿是天地坛中最重要的殿宇,每年正月上辛日皇帝于此祭祀天地(图一)。其平面形状,一说为矩形,一说为方形。十二楹,中四楹以金为饰,余八楹以三彩为饰。在大殿的正中以巨石作台,上设上帝皇祇两神座,举行典礼时,供奉着上帝皇祇的神版,另有仁祖纯皇帝牌位配享殿中。殿的东西两侧建有32楹的两庑,前方有矩形平面,六楹的大祀门。殿、庑、门均用步廊相连,形成一个四方形庭院。屋面的建筑材料,大祀殿为青色琉璃瓦,余均为黄色。

燔柴炉:位于殿前东南方。

瘞坎:位于燔柴炉之东,又称毛血池。供掩埋祭祀正神位所用犊牛的毛和血等物。与燔柴仪同时进行。

内墙与外墙之间的部分为外坛。由南向北分别有斋宫、钟楼、方海、具服台、外二十坛、神厨、神库、宰牲亭、天井等组成。

斋宫:位于外墙内之西南角,座西朝东。

钟楼:位于斋宫内之东北角,上悬洪武十七年二月乙酉重铸的太和钟,高四尺八寸五分,钮高一尺四寸五分,口径三尺六寸五分,重二千七百六十一斤。

方海:位于外墙内之东南角,十几年前尚存

60亩水面,称之为将军塘。而今被楼房所覆盖。

天库:位于北天门外之北,矩形平面,六楹。殿内供奉着神御之物。屋面覆以黄琉璃瓦。

神厨、神库:位于内墙外之东偏北。

宰牲亭、天井:位于厨库之东少北。

具服台:位于方海之北,方形高台,祭日张设帷幕,供主祭者更换祭服,以及稍事休息之场所。

内外二十四坛:天地坛内共设27个坛位,除大祀殿中3个坛位外,大祀殿丹墀内东西设四坛。内墙之外东西设二十坛,均为洪武二十一年三月增修,东西相向,叠石为台,周以石栏,陟降为磴道,台上琢石为山形,凿龕以置神位。坛之后树以松柏。

藏冰库:在外墙东南,凿池凡二十五区,冬月伐冰藏之,以供夏秋祭祀之用。

明初南京天坛由分祀到合祀,历经10年。由于合祀制度简便易行,因此在明朝持续了150多年。仅就事而论,朱元璋“以义起之,儒臣莫能夺也”的改革精神是值得赞赏的。正如明万历宰相张居正所言“而竟定于合祀者,良以古今异宜,适时为顺。故举以岁首,人之始也,卜以春初,时之和也。岁唯一出,事之节也,为屋而祭,行之便也。”合祀制不啻是为皇帝祭祀出行方便,更重要的是答谢神祇有灵所赐大明王朝的江山。当然,分祀也好,合祀也罢,天地之神并未降临大明王朝江山永存的福祉,而南京天坛建筑遗址和天坛分合祀制度却永远载入了历史。

参考文献

- [1]《明实录·太祖实录》卷21、24、40、44、52、62、85、86、91、102、114、120、159、189。
- [2]《大明会典》卷81、82、84、187。
- [3]清·孙承泽《天府广记》卷6、8,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。
- [4]于敏中《日下旧闻考》卷57、58,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。
- [5]《故宫杂记》
- [6]《明史·礼志》
- [7]《北京风物志》,北京旅游出版社1984年。
- [8]侯仁之、金涛《北京史话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。
- [9]北京大学历史系《北京史》,北京出版社1985年。
- [10]刘敦桢《中国古代建筑史》,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。
- [11]《中国建筑史》编写组《中国建筑史》,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年。
- [12]明·陈容《菽园杂记》卷10,中华书局1985年。